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加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街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街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夫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踉知已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

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街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闔端倪闔曲控扼驚則馬之復曼則馬之謾知夫衡扼街轡介倪闔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詭街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奸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順怒則相踏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顛象月齊謂整飾之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猶有介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老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闔者志之壹扼者體不伸驚如驚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街自出其街竊轡自脫其譽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含哺鼓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

之末髮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詳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踉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為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偽之極蓋謂棄道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馬之真知唯造父秦丙知之不施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街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逐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鬪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庸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

謂類鏡介獨也獨立而脫怒之狀也闔扼曲頸以扼拒驚狂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街潛竊以加害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街扼街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說街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為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流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旬旬重斲以極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備未至甚矣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今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孽曲喻之所以

繁且廣也未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之意樂見于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覩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排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慶脫聲聲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說街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鑿哉伏借陶楫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禦拂天

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刑錐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其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

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津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與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含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怒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効後世聖人求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集微卷之二十七